

美国中东军事战略 路径依赖的视角

武星艳◎著

本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战略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比分析和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从路径依赖的视角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战略的三个主要阶段进行了梳理，试图探索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特性。

时事出版社

美国中东军事战略 路径依赖的视角

武星艳◎著

时事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中东军事战略：路径依赖的视角/武星艳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8. 7

ISBN 978-7-5195-0190-7

I. ①美… II. ①武… III. ①国防政策—研究—美国
IV. ①E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4623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4.25 字数：180 千字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6)
一、国家利益论	(6)
二、决策失误论	(9)
三、中东政治复杂论	(11)
第三节 研究设计	(13)
一、问题的提出	(13)
二、理论框架	(16)
三、研究方法	(20)
四、基本概念	(21)
五、本书结构	(24)
第四节 创新之处	(27)
 第一章 离岸平衡战略时期 (1945—1979)	(29)
第一节 美苏在中东的竞争	(29)
一、美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	(30)
二、杜鲁门主义的形成	(33)
三、美苏在中东的军售	(35)
四、军事同盟体系的求索	(37)
第二节 巴格达条约组织	(38)

一、石油利益之争	(39)
二、军事—友好国家政府—石油	(43)
三、中东的政治环境	(45)
四、军事同盟组织应运而生	(46)
第三节 美以结盟	(48)
一、美国对以色列的战略定位	(48)
二、“黑色九月”事件	(50)
三、美以同盟的影响	(55)
小结	(62)
 第二章 战略过渡时期（1979—1990）	(64)
第一节 中东地区格局变化	(64)
一、政治领域	(65)
二、石油领域	(67)
第二节 卡特主义	(70)
一、“双支柱”政策的瓦解	(70)
二、卡特主义的提出	(71)
三、中央司令部的成立	(73)
第三节 黎巴嫩事件	(75)
一、里根的战略选择	(75)
二、黎巴嫩事件的来龙去脉	(80)
第四节 波斯湾海战	(91)
一、两伊战争中美国的立场	(91)
二、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油轮战”	(96)
三、美伊之间的波斯湾海战	(98)
小结	(105)

第三章 大规模干预战略时期 (1990—2011)	(107)
第一节 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107)
一、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新格局	(108)
二、“世界新秩序”的提出	(112)
第二节 海湾战争的决策过程	(114)
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114)
二、美苏发表联合声明	(117)
三、美国驻军沙特	(120)
四、美国取得行动授权	(123)
第三节 海湾战争的进程	(128)
一、“沙漠风暴”行动	(128)
二、美军在伊拉克的持续军事卷入	(134)
第四节 伊拉克战争	(140)
一、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	(141)
二、“自由伊拉克行动”	(144)
三、伊拉克战争的重新定位	(149)
小结	(152)
第四章 有限干预战略时期 (2011 年以来)	(154)
第一节 美国的国家利益变化	(154)
一、能源角度	(155)
二、中东政治形势	(158)
第二节 利比亚战争	(161)
第三节 叙利亚战争	(164)
第四节 “伊斯兰国”	(168)
第五节 也门危机	(174)
第六节 军事合作	(183)
一、军售	(183)

二、军演	(186)
小结	(189)
第五章 路径依赖理论的价值	(191)
第一节 对案例的解释力	(192)
一、国家利益石油的解释力	(192)
二、中东政治复杂性的解释力	(198)
三、决策失误论的解释力	(201)
第二节 理论价值	(202)
参考文献	(206)
后记	(220)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中东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拥有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和无可比拟的能源优势，同时也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自古以来，中东（西亚北非）独特的战略区位使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古代的王权、帝国和近代殖民大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攻伐连连。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民族、宗教等关系，使得该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动乱不断。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随着石油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中东更是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全球军事斗争的热点地区。

纵观美国在中东军事干预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在中东的介入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介入程度不断加深、介入规模不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在大战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以及有利的国际形势，一跃成为世界头号霸主，并通过制定“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整体战略，一步步介入中东事务。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是美国同苏联竞争全球霸权的主战场之一。即使如此，美国并没有大规模直接地军事介入中东，没有建立军事基地，没有大规模驻军，没有直接参加中东的战争，而是通过结盟的方式实施离岸平衡政策。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美国中东军事结构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垮了。

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直接威胁美苏在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这两件大事让美国在中东地区处于被动不利局面，原有路径正在向“十字路口”推进。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支持伊拉克、反对伊朗，不仅向伊拉克输送武器装备，而且还在波斯湾水面上同伊朗发生了直接军事冲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首次直接参加中东军事战争，离岸平衡政策的根基在动摇。

1990年苏联处在解体前夕，已经没有力量同美国在中东展开霸权竞争，伊朗在两伊战争中严重受挫，美国在中东的处境变得乐观起来。冷战将要结束，美国在中东地区取得主导地位，并通过构建新的军事安全框架和机制，不断加强对该地区的有效掌控，主导区内大小事务。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采取大规模军事干预政策，直接参加中东战争，把伊拉克赶出了科威特。这是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转折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战略从离岸平衡转向了大规模干预。此次干预行动中，美国动用50多万人的军队参加战争，其规模史无前例。自“9·11”事件起，恐怖主义上升为美国头号“公敌”和全球战略的核心。美国对外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政策，打击地区敌对国家和势力，以“反恐”为名行“称霸全球”之实。2003年美国又发动伊拉克战争，动用10多万军事力量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深深地卷入了伊拉克内乱。数场战争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出现地区“反美主义”强势反弹、恐怖主义“越反越恐”的局面。这也逼迫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中东战略，特别是军事战略调整。

2011年美国全部撤出在伊拉克的战斗部队，此举成为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又一个转折点，结束了自1990年以来的大规模干预战略。同年“阿拉伯之春”爆发，进一步打开了中东的“潘多拉魔盒”。利比亚等国家政权崩溃，埃及、突尼斯等国内社会动乱迅速蔓延，经济下滑或处于崩溃边缘。从“反恐”战争到“阿拉

伯之春”运动，地区矛盾、冲突和动乱陈陈相因，彼此叠加，导致地区格局崩塌。面对民族分裂日趋加剧、教派争端快速升级、血腥仇杀接连不断、恐怖主义肆虐横行的“新中东”，对地区安全和稳定承担责任的美国将如何应对，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从此之后，美国在中东的直接军事干预变得非常谨慎，以致多数观察家认为奥巴马的中东政策太软弱。

2011 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曾表示，美国不会在干预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扮演“领导角色”，而会把在利比亚领空实施“禁航区”的“主要责任”交出，由法国、英国或北约扛起指挥权。后来北约接管了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在叙利亚内战的问题上，军事干预可以使奥巴马政府摆脱国内对其“在利比亚问题上过于软弱”的批评、安抚盟友、打压俄罗斯、遏制伊朗，维持其在世界上的信誉及领导地位，但美国并没有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内战。2014 年 6 月贝克尔·巴格达迪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伊斯兰国”后，8 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授权下，美国领导的联军发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但对派出地面部队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直到 2015 年 10 月俄罗斯空袭“伊斯兰国”后，美国才派出有限的地面特种部队。

基于战乱动荡连连、地区格局孕育深刻变化的现实，奥巴马政府“无所作为”的中东军事战略受到各界广泛质疑。有人认为利比亚的局势迅速失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国和其欧洲盟友“不作为”，也有人称美国对叙利亚的有限军事干预是“彻头彻尾的灾难”。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认为，美国部队重回中东打击“伊斯兰国”，只能让“伊斯兰国”有更多的袭击目标和更多的招兵机会。因此，当前美国中东军事战略何去何从，其目标、内容、手段和影响不仅已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而且直接影响着中东地区甚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在学术理论领域，美国中东军事战略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开始在中东大规模军事介入以来，似乎在每场战争中美国都取得了战场或者战术上的胜利，但是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战略上的失败，至少是带来了严重的战略上的负面影响，其程度远远超出最初的想象。两伊战争中，美国一边倒支持伊拉克，严重削弱伊朗的实力和地区影响，武装起一个强大的伊拉克。结果，两伊战争刚刚结束，伊拉克就入侵科威特，把美国逼入战争的死角，迫使美国打了第一场海湾战争。海湾战争之后，由于伊拉克军队实力、政府控制能力受到削弱，释放了北部的库尔德人势力，库尔德人借机追求自治。为了保护库尔德人免受镇压，美国不得不长期在伊拉克搞“禁飞区”，长期在军事上介入中东。

美国长期对中东进行直接军事干预，引起了阿拉伯伊斯兰极端组织的仇恨。尽管这不是“基地”组织攻击美国的唯一和全部原因，但是至少是原因之一或部分原因。可以说，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在中东的大规模军事干预，同 2001 年美国遭受“基地”组织的攻击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美国本土受到中东恐怖组织袭击，又引起美国调整中东军事战略，掀起了以反恐为核心的中东军事战争。这其中的内容之一就是推翻伊拉克政府，对伊拉克实施民主改造。然而，民主改造没有成功，却引起了伊拉克内部的教派、民族冲突，使美国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时间最长的对外干预战争。

即使是 2011 年后，美国在中东实施有限度的、谨慎的局部军事干预战略，也引起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负面后果。美国参加利比亚战争，意在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战后利比亚却陷入内战，“伊斯兰国”借机在利比亚建立了根据地。美国武装叙利亚温和反对派，试图借他们之手推翻巴沙尔政权，削弱伊朗的影响，结果温和反对派没有形成气候，“伊斯兰国”却借机崛起，俄

罗斯、伊朗在战争中扩大了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

简单回顾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目标和结果，可以看出其本身就像一个魔方，变化莫测，其结果和影响令人意想不到，每一次都挑战美国决策者的想象力。这一极富挑战的议题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是什么因素构成了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这一特性呢？是中东政治本身的复杂性，还是美国决策者的无知呢？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干预，还是意识形态偏见呢？是人为的、看得到的因素，还是看不见的结构因素呢？进一步说，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这些特点，仅仅适用于这一个案例，还是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和国家呢？这些尚未得到完全解答的理论问题，是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研究过程中均可以为解释美国中东军事战略问题提供范式，只是切入的视角各有不同。新现实主义是以古典现实主义为基础，其逻辑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了生存和安全争夺权力，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下，通过相互制衡达到均势。新自由主义则认为，无政府并非必然导致冲突，国家是理性的，国家之间可以建立合理的国际机制来维持稳定，国际制度是决定国际和平与战争的根本因素。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形成源于社会互动，社会认识构成实践，体系结构是由观念性因素构成的。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逻辑强调无政府状态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但是，这些抽象的元理论没有办法直接解释“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特性”这个具体而实在的问题。解释具体问题，必须在元理论的基础上，依赖中层理论，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

第二节 文献综述

美国中东军事战略既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重要构件，因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研究足以充栋。如果将“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题目缩小到“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特性”，即美国中东军事战略为什么“事与愿违”，为什么“越陷越深”，为什么“欲罢不能”，那么文献的数量就会大大下降。本书研究的时间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职。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初步整理和归类，从原因角度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国家利益论，包括结构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认为美国军事陷入中东的主要原因是重大的国家利益，特别是霸权利益和石油利益；二是决策失误论，认为美国国内政策太复杂，决策者陷于国内政治纷争，内政优先，让领导人不能理性决策。三是中东政治复杂论，认为中东政治本身太复杂，变化莫测，不仅是美国领导人没有办法预测，任何人没有办法预测，西方学术界有一句俚语“中东是预言家的坟墓”，因此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失败既不是利益使然，也不是决策失误，而是中东政治本身使然。

一、国家利益论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战略服从于美国的大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全球利益和大战略要求，美国作为全球性霸权国家，军事上必须在中东占优势、有所作为，即使要付出卷入过深、代价太大的成本，也在所不惜。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在分析美国的大战略时发现，美国在中东具有重要国家利益，应该加

强该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罗伯特·阿特根据三项原则评估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一是保护美国中东利益的收益是什么，美国中东利益未受保护的损失是什么；二是美国实现自己在中东的利益后，其影响是什么；三是如何利用军事力量实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按重要程度划分，美国的国家利益依次是：“生死攸关的利益，主要是本土防御；非常重要的利益，包括欧亚大陆大国间的和平、波斯湾石油通道的安全；重要利益，包括石油价格合理，国际经济开放，巩固与扩展民主，尊重人权等。”^① 根据这些分类标准，罗伯特·阿特认为波斯湾石油通道安全和石油价格合理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可以划到非常重要的利益和重要利益类型里。美国要把军事资源集中在对美国最重要的地区，中东当然是重要地区之一。

更多的学者认为，美国在中东最根本的、最核心的利益就是石油，石油是美国在军事上持续不断卷入中东、陷在中东的根本原因，美国保护波斯湾的通行自由、同大国竞争中东的霸权、保护盟国的利益、促进中东国家的民主与稳定，都是出于石油利益，由石油利益衍生出来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2012年琼斯（Toby Craig Jones）发表在《美国历史》（*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的《美国、石油和中东的战争》（*America, Oil, and War in the Middle East*）一文；^② 2008年耶金（Daniel Yergin）出版的专著《奖品：对石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The Prize: The*

① 罗伯特·阿特著，郭树勇译：《美国大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② Toby Craig Jones, “America, Oil, an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9, Issue 1, June 20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08 - 218.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①；2009 年加德纳（Lloyd C. Gardner）出版的专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中东帝国的兴起》（*The Rise of an American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World War II*）^②。这些作品认为，尽管不同时期美国中东利益的重点不同，冷战时期对抗苏联是首要目标，2001 年后反恐成为重要任务，但是背后真正重要的利益还是石油。如果没有石油，美国就不会关注中东，当然也不会跟苏联在中东展开角逐，也不会在中东发展和保护盟国，不存在盟国利益的问题，也没必要推动中东的民主化。因此，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根本逻辑是石油利益，其他利益都是依附性的，根据具体形势变化的。

国内学者王荣通过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中东一直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是多元的，而且极有可能发展成为地区冲突，威胁到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石油运输，因此美国必须关注中东地区。美国历届政府都视中东为美国的核心利益，都准备用军事手段保护在中东的利益，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以下简称布什）政府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必须在东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保持一支海军力量”^③。余国庆在分析“阿拉伯之春”运动以来美国的中东战略走向后认为，因为中东石油仍然非常重要，美国不会放弃在中东地区的驻军和军事优势。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战略仍将以打击极端主义与保护以色列等盟友的安全为重点。美国依然会将大量精力放在确保海湾地

①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8, pp. 385 - 386.

② Lloyd C. Gardner, *Three Kings: The Rise of an American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World War II*,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9, pp. 19 - 25.

③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 The White House, March 1990.

区安全、防止弹道导弹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上。美国对中东军事战略的调整，可能会影响到美国与中东盟友的关系，特别是那些美国派有驻军和建立基地的国家，它们和美国的关系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调整。

从国家利益角度看，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对权力的理解，还是新现实主义对国际结构的解读，都具有非常强大的解释力。离开石油利益，离开对中东霸权的争夺，离开国际结构的影响，确实很难解释美国长期军事上卷入中东地区的事实。正因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始终是解释美国中东战略的强大理论工具。从1990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2001年的反恐战争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都有相当多的学者从石油利益角度解读。但是，国家利益解释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最大的缺陷就是国家利益是相对静态的，国际结构也是相对静态的，无法对美国中东战略的变化和调整做出合理解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介入中东开始，石油利益都是存在的、不变的，如何解释美国中东军事战略三个阶段的变化？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就进入了多极世界，这个结构一直保持到今天，但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战略却经历了从大规模干预到有限干预的实质性变化，用权力结构论、石油利益论是没有办法有效解释这一问题的。

二、决策失误论

从美国军事介入中东开始，从来就不缺乏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批评人士，他们认为决策失误是美国在中东军事战略失败的根源。近年来，这种论述中影响最大的是2016年美国军事史专家麦斯威奇（Andrew J. Macevichi）出版的专著《美国在大中东的战

争：军事史》^①。作者详尽地分析了美国介入的主要军事斗争，审查战争的进程，归纳美国持久卷入的原因，认为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从来不汲取教训，关键原因是决策者和军事将领无能、对情况不熟悉。类似的研究成果还包括 2006 年卡瑞皮克（Sheila Carapico）与徒恩生（Chris Toensing）发表在《中东报道》（*Middle East Report*）上的《伊拉克错误的战略逻辑》^②，2010 年格斯（Gregory F. Gause）出版的专著《波斯湾的国际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Persian Gulf*）^③，这些研究分析了战争决策的过程，认为决策失误的根源是美国国内政治介入，让美国决策者不能理性地追求最佳国家利益，而是把中东军事战略政治化了。

显然，决策失误需要对具体的失败负责，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有相当的说服力。每一次战争之后，都有大量研究成果分析战争前、战争过程中的决策问题，往往能找到大量的决策漏洞和缺点。特别是学术界对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的决策失误有充分的研究，大量研究成果显示，乔治·沃克·布什（以下称作小布什）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低估了战争的难度。有的时候，决策者没有认识到战区情况的复杂性；有的时候，决策者没有预测到战争进程的曲折程度；有的时候，决策者没有考虑到战后重建的难度。决策失误对于解释每一场具体的战争失败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非常直接、一目了然。但是，在解释美国中东军事战略的大量失败案例时，决策失误论解释力明显不足。在同

① Andrew J. Macevichi, *America's War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A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② Sheila Carapico and Chris Toensing, "The Strategic Logic of the Iraq Blunder", *Middle East Report*, No. 239, Summer 2006, pp. 6 - 11.

③ Gregory F. Gau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Persian Gulf*,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84 - 197.